

书林漫步

张志和的神奇

◎陶晓跃

张志和,原名张龟龄。《唐诗纪事》记载,张志和是因其母亲“梦枫树长于腹而后生”,这是文人惯用的附会笔法,是对心目中理想人物的神化。不过,张志和确实有他非凡,16岁时,明经及第,上了本折子,让肃宗爱不释手,于是下诏让他改名张志和并待诏翰林。

皇帝赐名何等荣耀,可张志和对此并不看重。在待诏期间,他做过一些参军、县尉的小官,后来又获得恩准量移。可官场上的真真假假让他心累,便决然辞官而去。

张志和泛舟垂钓,浪迹于山丘湖泊之间,他自号“烟波钓徒”。家人担心他遁世不还,为他在越州城东修建了几间茅屋。张志和便在屋前屋后植竹种花,花红竹绿,对酒当歌;不时,还脚穿棕鞋,沿溪垂钓。张志和垂钓从不放什么鱼饵,“志不在鱼也”。张志和的“志”,在于山在于水在于随心所欲。他曾洋洋洒洒地写过三万言的《玄真子》,阐述对生命的觉解,可惜这被奉为道家的经典,多已散佚。

张志和的隐逸,让他声名遐迩。肃宗曾特别赐他一男奴和一奴婢,结果他将两人点为鸳鸯,分别取名为“渔童”和“樵青”,亦见其心性。

张志和与颜真卿可谓莫逆之交,颜真卿擅长书法,张志和的画亦能曲尽山水之妙,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颜真卿说:“玄真性好画山水,皆因酒酣乘兴,击鼓吹笛,或闭目,或背面,舞笔飞墨,应节而成。”唐人张彦远也在《历代名画记》中说他“书迹狂逸,自为渔歌便画之,甚有逸思”。

张志和的《渔歌》留传下来的只有五首,可就是这些诗为他赢得身前身后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雨中青山,天空白鹭,两岸红桃,江上渔舟。色泽鲜明而又柔和,气氛宁静而又充满活力。诗中那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也就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极具生命力的艺术形象而光照千古。

苏东坡曾据其意,填有《浣溪沙》一词,黄庭坚也追随其后填词《鹧鸪天》。尽管苏、黄都是宋代大家,但他们的词,终有凑合之嫌,较之于张志和词的浓淡相宜、情景相融,少了一份自然、少了一种浑然天成之趣。

宪宗得知张志和《渔歌》诗和画后,下诏命人画像张榜寻找,可张志和从此人间蒸发,没了踪影。

《续仙传》记载:张志和曾与颜真卿东游平望驿,酒至兴高之际,张志和铺席于水上,独坐席上饮酒,席于水中往来如舟。一云鹤翩然飞来,环围张志和身边盘旋。颜真卿等人见状,莫不惊诧。不久,张志和便向颜真卿等挥手,悠悠然骑云鹤升天而去。

又是一个神话。唐代诗人中,张志和最“神”了。

绿茶画名家书房·沈昌文

1931—2021,出版家,《读书》主编。



沈昌文书房 沈昌文是我特别尊重的出版界前辈,在我的媒体生涯中,得到了沈公特别多的关爱和支持。沈公的书房可以用拥挤来形容,他那张著名的“名片”上,“废纸我买”几个字特别形象地描绘了一位资深书迷的恋书情结。

书评书话

雅贼

◎苏姝

南通人张麟年“小时即爱诗”,一日,“偶从先严书架中,见《东坡集》,心酷爱之,而不敢取携任我也。乘无人时,偷出一看,竭十日夜力,读之而尽。厥后先严检书,不见此集,问何往,余直任之不讳,先严笑曰‘偷书是雅贼,姑恕汝’”,事见《一亩室诗话》。诗书之家尚有“庭训”如此,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正言厉色”地说“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也就不足为奇。而梁实秋甚至至于悬想,“逛书肆,看书展,琳琅满目,真是到了琅嬛福地。趁人潮拥挤看守者穷于肆应之际,纳书入怀,携归细赏,虽蒙贼名,不失为雅,不亦快哉”。其实,张也好,孔也罢,他们本来并不是贼,惟其窃书,方才蒙上“贼名”。

然而世上还有一类人本身就是不法者,因嗜书或窃书,遂称之为“雅贼”,如《南亭四话》所载海盜郭某“船中置书数千卷,郭终日观览不辍”,又《书林清话》说石达开“石寇好文,行营必以书籍自随,亦雅贼也”。此类雅贼的祖师爷似可追溯到唐代。话说国子博士李涉夜宿遇盗,豪首“自闻诗名日久”,便说“不须剽他金帛,但希一篇,金帛非贵也”,可谓风雅好事者也,“李乃赠一绝句,豪首钱赂且厚,李亦不敢却”。

虽然同为雅贼,也还有着高低之分。《随园诗话》转述吴某被盜之事,“捆缚事主,甚闹”,贼首“盛服而至,翻橱架上,见宋板《文选》《小仓山房诗集》各一部”,笑曰“此富儿能读随园先生文,颇不俗,可释之”,随后“手两书而去”,实则此贼首亦不俗。劳格“累代富藏书”,贼至其门,为首者戒其徒,“此读书人家,毋惊之”,继而“入室取架上卷帙观之”,奈何“皆非善本”,只得“徘徊良久,不动一物而去”。这就让叶昌炽大为惊异,于是采录其事编入《藏书纪事诗》,所谓“但嫌架上无精本,未向先生乞赠瓶”是也,“贼亦知书,异哉”。



文字之福:周退密的百岁人生

沈迦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文化老人周退密以一百零七岁高龄在上海去世。为了让读者深入、全面了解这位长寿又传奇的文化老人生平、成就及价值,与周老有经年交谊并为其整理过作品集的沈迦策划汇编了这部纪念集。

访书记

崔莹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腾讯专栏作家崔莹,以书之名,采访了88位海外包括汉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及其他各界人物,从中挑选出51位,汇集成了这本访谈集。在这里,总有一本书或一个人会让你开始思考,总有一段话能让你如获至宝。



关于女儿

[韩]金惠珍著 简郁璇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作为母亲,一生都为女儿而活,对女儿抱有许多期盼;女儿却认为母亲从不聆听自己。在误解与撕裂、对话与缝合的反复尝试中,母女俩同时被内在与外部世界的力量所推动着,前行着,逐渐逼近着彼此……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作者定本)

林耀华著 庄孔韶、林宗成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将在福建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和自小的成长经历两相结合,以小说笔法,采用“生命传记”的形式,融真实的民风民俗于虚构故事情节,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两个家族三十余年的起起落落。

新书快递

她还未恋爱,却已把爱看老了

◎陆嘉仁

我在秋季的公园长椅上读张爱玲的《小团圆》,看九莉与邵之雍谈恋爱。九莉无疑相当爱邵之雍的,除了他,她很难爱别的人,或被别人爱。九莉是张爱玲的化身,性情中有一种古怪,但凡内心戏份多的人总有点古怪。九莉写爱情故事,然而22岁了还没真正经历过爱。她眼见的爱情,母亲的、小姑的、古老家族里的,都是残缺畸形不洁的,因此她还未恋爱,却已经把爱看老了。

九莉的爱情观不是少女的那种,纯洁得容不下瑕疵。她一边恋爱,一边第三者般审视着。在男女吸引的天然战栗之外,她脱出身来评价男人的舌头如同干燥的软木塞,引出生理反感。她觉得他眉眼英秀,但也会在某个瞬间发现他脸上露出如市井的泼辣女人气。

张爱玲究竟有多少写了自己?这部晚年作品没有年轻时的华丽,甚至琐碎得让人失去耐性。时隔多年,挖掘自己的青年故事,她是否在

一点点解剖自己?“九莉虽然不平,也明白她是因为他们的事后来变得丑恶了,她要它有始有终,还是个美好的东西,不然在回忆里受不了。”小说里的一句句,大概并不仅仅因为小说的目的。

“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此句入着我的心,这一时刻,我正体会着时间的无际涯。

写在书边